

晒晒黄泥塥上的太阳

陈年晔

打春才过十天,天气就暖和起来了。在老家,年前的这段时间基本没有事情做,文字也懒得码,每天耗费时间最多的就是晒太阳。自两年前开始吃抗肺纤维化的吡啡尼酮,说明书上说要避免太阳照射,否则有诱发皮肤癌之忌,就不敢再晒太阳了。这一段日子家里断了药,正好抓紧晒回来。

老家这里海拔1100米,仿佛一伸杆子就打着了云彩,确实除了云彩,再没有什么能遮挡太阳。早晨八点太阳出来,朝霞映照大门,晚上七点太阳落山,夕阳还映照着大门,中午艳阳当空,自不必说,弄得大门和窗子每隔两年就要刷一次油漆。早上洗的衣服,挂在晾衣绳上,到中午就干了,一点不耽误穿;早上淘了麦子,中午就晒干了,下午去磨坊里磨成面,立马接上空了的缸底。记得大伯活着时说过一句话,人一辈子一无所有,只落得一身子太阳。

搬一把椅子坐在屋檐下,太阳毯子一样铺盖在身上,不落下身体的每一处。开始时,还有点寒凉,一会儿,阳光就在衣服和皮肤上聚集起来,加深起来,灼热起来了,晒热了,再换个姿势。微闭着眼睛,也可以看见院子边上的山茶黄一朵一朵饱满起来,蠢蠢欲动起来,早上还是骨朵,下午就纷纷绽开了,黄灿灿的,明艳无比。从骨朵到花朵,仿佛就是一瞬间的事情,事实确实是一瞬间的事情。

已经有十年没有到过对面的武峰山了,这会儿晒着太阳,正好再神游一回。山顶上的松阵眼睛可见的规模更大了,它们中的某些树干也一定比十年前粗壮了许多,高耸了许多,有的合抱粗了,有的三五个人估计也抱不过来,那棵叫松灯的松树之王一定更加老当益壮。这些松树都是油松,解开来,纹理像腊肉一样红,树节是最好的松明子,可以像蜡烛一样点起来,经久不灭。它泛出的松脂,是辅助二胡演奏不可或缺的好材料。半山腰的水井青苔覆盖,但只会比十年前更清冽,更溢满。挑水吃的人,敲响晨钟暮鼓的人,已经作了古,把身体托上了山阿和松涛。十年前,路过武峰山,曾在武峰山的台阶上晒过太阳,接受过住寺人的一碗水,一只粗粮馒头。因为山高日朗,山上的阳光比别处要明净得多,温暖得多,含有一种禅意。从寺院四看,向南,可以看到武关河蜿蜒东去,北看,可以看见老家黄泥塥上成片的房子新新旧旧,那个季节的黄泥塥上,正青麦无涯,地块儿凌乱又成片。

很多年里,一直有一个想法,把院子打造一下。生活让故乡走开,但并不提供新的阳光,旧房子确实老了,老得不敢相认,但还可以回来住一阵子,可以安安静静晒晒太阳。这个世界上,有哪里太阳比老屋的太阳让人更自在,更放心呢。我打算修几间厦房,一间做卫生间,一间做洗衣房,一间留给来家的客人住。客房的窗户一定要朝西开,落日的余晖洒进房间,洒在家具上、书架上,会整夜余晖绕梁。让学工程造价的儿子算了算,他说需要五万到七万。我吓了一跳,现在的正房在1994年建造完工时,才花了两万。儿子说,不说原材料、人工涨价,问题是:您还干得动吗?

我确实干不动了,这些费用,希望可以下一部书的版税解决。

整个冬天只下了两场雪,雪量又小,太阳一出来就没了。此时,地里的土疙瘩排兵布阵似的布满了边边沿沿,因为吸足了阳光,个个温乎乎的,坚硬如铁。把快要糠了的萝卜切成片,晒架就不用搭了,竹席直接铺在土块上,萝卜片白花两三天就干了。土疙瘩一年年被太阳晒过,一年年被人敲碎,又一年年复原如初,除了一场雨,除了漫长的时光,谁也对它没有一点办法。

院子边上去年栽下的桃树,枝头已暗藏了小小骨朵,再有一个月,就要开了。再有两个月,漫山的杜鹃也要开了。杜鹃开时,山上所有的树叶就圆了。要去街上把最后遗漏的年货补齐,发动起摩托车,饱浸阳光的车座比暖水袋还要舒服,软绵。

二十里山路,二十里风尘,阳光一路追打着车子,追打着奔跑者,也追打着永眠的人。

大寒日一笺

熊伟

雪压冬枝鹤翻飞,陌上空寂人已回。急将旧盏盛新酒,无惧老迈干几杯。

乙巳腊月初二于西半岛

蛇年春晚武汉分会场的流光溢彩,仿佛还是昨日的事。转眼间,马年的一骑蹄声已驰过荆楚大地,新春的祥云正自天际款款而来。不得不感叹,时光荏苒,韶华似水。

辞旧迎新之际,登蛇山辞蛇年,大约是再应景不过的事。蛇年岁杪,我便骑单车往蛇山去。从家出发,沿沙湖环路,经友谊大道至中山路,一路张灯结彩,一路对联火红,一路梅飘暗香,一路行人喜色,好一派春节气息。骑至小东门蛇山尾,停好车,开始从这里登山了。

蛇山,位于武昌城里,自江滨向东蜿蜒至何家垅,最长时有4000多米,故有“灵山中里,虹断云连”之说。此山形成于燕山造山运动,距今已有1亿多年的历史。蛇山,一直是民间叫法。见诸文字,据说始于陆游的《入蜀记》:“州城之东隅石城山,山缭绕如伏蛇”。直到1909年出版《湖北省城内外详图》,才正式标注为蛇山。

中山路口处,几十级石阶陡如琴键,等游人来踩响磬音。石阶两边没有可供攀缘的灌木。已落叶的高大乔木,疏朗的横柯斜枝,在蓝天下如画家涂抹在宣纸上的逸笔,看似随意,或亲密,或疏离,却颇具章法,有遒劲之力道。忽见一无名亭,飞檐翘角,立在陡陡台阶的尽头,可作上下陡坡时的小憩。由此,山路分两股,右有石阶,而左乃小径,均通蛇山山顶。

我选右路,拾级而上,只十来级,便是蛇山山脊。走上山脊,像踩着蛇的脊背,脊背依着山势,宛若蛇扭曲着身体,向上的路平坦光滑且宽阔。山路两旁,落叶树和常绿树的枝条交织在一起,像一条树枝搭成的隧道,疏密有致,光线从稀疏之处落下来,在地上洒出斑驳的光点。想来如是夏天,这里必定浓荫蔽日,给游人无限清凉。

走着走着,路旁现出一座五层砖塔,塔门紧闭,未见介绍,平添几分神秘。塔边一棵大树,高约20米,树干一人环抱,深灰色树皮光滑如缎。主干之上分出五枝,再分细枝,如手掌张开。树下铭牌写着:珊瑚朴,榆科。细看那分杈姿态,确与珊瑚相似。树龄已115年,阅尽沧桑。

转过弯,一树梅花开得正盛,如一团粉红的火。花瓣尽展,花蕊分明,幽香随风飘来,沁人心脾。几株红梅半开半合,

嫩红微露,如初嫁新娘,娇羞动人。梅花是武汉市花,处处可见,人皆爱之。

登上蛇山山顶,这里是蛇山山脊的开阔处,炮台上仿制的五门大炮,炮口正对当年湖广总督署的方向。100多年前,正是这些炮弹,成为埋葬中国封建帝制、开启共和时代的礼炮。1911年10月10日,那个风雨如晦的夜晚,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熊秉坤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。起义军一度与清军激战胶着,他们打开中和门(今起义门),接应城外南湖的炮队入城。炮队进城后迅速在中和门、楚望台和蛇山山顶布阵,向总督署发起猛攻。蛇山炮台的炮击中总督署,冲天火光指引起义军一举攻克。随后各省纷纷响应独立,清帝被迫退位,辛亥革命终告成功。为纪念这段历史,这里被辟为首义公园,建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和纪念群雕,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很有意思的是,蛇山上竟建有两座公园,东头是首义公园,西头是黄鹤楼公园。逛完首义公园,接着便进黄鹤楼公园。黄鹤楼公园内,可游可览的景点众多,当然,登黄鹤楼是必选。

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”。登上黄鹤楼,飞檐如鹤翼,人亦有了欲飞之感。凭栏远眺,大江东去,一桥飞架南北;两江四岸,高楼林立,武汉三镇尽收眼底。正应范公所说“登斯楼也,则有心旷神怡,宠辱皆忘,把酒临风,其喜洋洋者矣”。能不喜洋洋吗?刚刚结束的武汉市两会又传捷报,大江大湖大武汉,蛇年经济蓬勃发展,综合实力整体跨越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,地铁建成线路12条,运营里程518公里;车站312座,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,沿江高铁武汉段建成;城市的活力也在升腾。“跟着春晚游武汉”“相约春天赏樱花”等活动精彩纷呈,长江文化艺术季惊艳世界,横渡长江竹享誉全球,“汉马”正成为城市新名片。登楼远望,既有千古诗意,也有时代新篇。

爬完蛇山,拐入蛇山脚下烟火气的粮道街,来一份喷香的热干面,喝碗滚烫的蛋酒,坐看岁序更替,辞别蛇年,华章日新,迎来马年。新的一年,齐辈当跃马扬鞭,马不停蹄,为梦想奋斗,为幸福打拼。

忙并幸福的年味儿

曾有情

年夜饭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一顿饭,讲究团圆,讲究仪式感。在我家,也是最有争议的一顿饭。一家人早早地商量今年的年夜饭怎么安排,吃什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在家里吃还是在饭店吃——这成为我们夫妻与孩子们最大的分歧。

早些年,一家人的年夜饭都是在家里吃,亲切、和睦、热闹,其乐融融。近年来,孩子们心疼父母为一顿饭操心劳累,我家年夜饭的饭桌就挪到了饭店。

承接年夜饭的饭店生意异常火爆,还需提前多日预订。大年三十,饭店的厨房里,专业厨师为各个包间的家庭忙得热火朝天,专业服务员端茶送水、上菜倒酒,全家人坐在转盘式的餐桌前,满眼是大盘小碟层层叠叠,品尝那种出自专业厨师之手的味道,却总觉得年夜饭缺少了什么,除了用餐的人是自家入,其他哪儿哪儿都不是自家的,有服务员时不时在场,说些家长里短的话也断断续续。吃完饭,儿女孙辈抹抹嘴平平淡淡回各自家,我们则冷冷清清回自己屋。

前年除夕,饭店的年夜饭菜没吃多少,酒我喝得有些上头,记得是我刷卡付了账,醉醺醺地跟妻子等出租车,迷迷糊糊地问妻子今晚我们请客要办什么事来着?好像客人没有吃好,走的时候都没有和我们握手,也没有说谢谢。妻子笑道你说什么醉话呢?今晚是年夜饭,自家人吃饭办什么事?还握什么手?说什么谢谢?我似乎清醒了一些,又似乎更加迷糊,这感觉分明就像在外面应酬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科技的日新月异,人们生活富足,幸福指数越来越高,过年的期待值就越来越低。不仅年夜饭不用自己做、不在自家吃了,网上拜年已成为一种时尚,朋友圈、家族群、同学群、战友群、同事群,从大年三十开始,拜年信息应接不暇,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,甚至过了元宵节,还有人发信息拜个晚年。仿佛这是一个全民文艺的时代,人人都文采飞扬,语言华丽,词藻丰富。这仿佛还是一个全民创作的时代,批量生产的各种静态或动态的拜年表情,五花八门,超炫超酷,成为人人可以使用的公共资源。各个银行、保险公司等企业赠送的福字和春联,书写优美,印刷精致,就差上门为你张贴了。

只是,在这热闹背后,我总感觉这年味儿差点意思,今年我们决定在家吃年夜饭。我和妻子忙碌一个多星期,烟熏火燎好几天,按照家庭成员的口味烹饪菜品,个性与共性搭配,现代与传统结合,自然少不了老家亲人寄来的腊肉、香肠、酥肉。孩子们从小在都市长大,不爱吃烟熏的腊肉、香肠,腊肉香肠虽然没有多少营养价值,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有很高的情绪价值,摆在桌上看比吃更有意义。当然,最有意义的还是全家人围坐在没有转盘的餐桌前,一边细品慢咽,一边观看春节联欢晚会,席间欢声笑语,年味爆棚,氛围拉满,当年那种年夜饭的感觉又回来了。

孩子们品尝到了我们两个非专业厨师做出的全家最正宗的年夜饭,虽然开心感动,但还是体贴我们太辛苦,提出年夜饭去饭店省事,我们依然坚持自己做。儿子说你们还嫌不够累啊?我说享受的就是那个意义特别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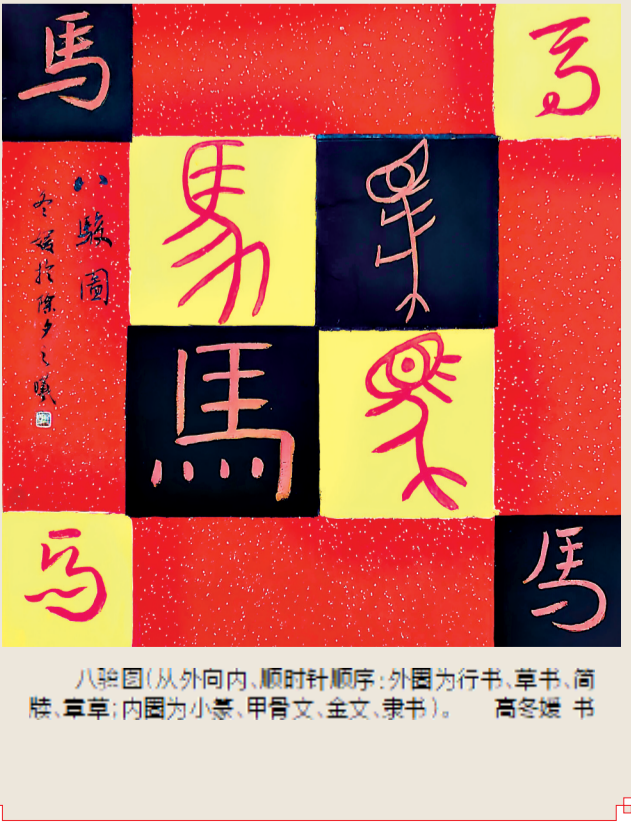
从古至今,春节是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,而年夜饭是春节最厚重的篇章,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情结。阖家团圆,辞旧迎新,共享天伦之乐的习俗内涵,已经远远超出了吃的范畴,承载着厚重的文化意蕴。

孩子们最终被我说服了,全体同意以后的年夜饭都在家吃,为了让父母轻松一点,他们表示全家动手,共同营造年味儿,采购食材尽管麻烦,确定菜谱即便费神,做饭烧菜虽然辛苦,刷锅洗碗确实烦琐,但忙并幸福着,累并快乐着,苦并甜蜜着。



马踏祥云至,福气绕身旁(中国画)。

樊枫 作



腊月腊事

张昆仑

一进腊月,风里的味道就变了。不单是冷清的寒气,更添了些撩人的暖烘烘的咸香,丝丝缕缕,从千家万户的窗缝门隙里钻出来,氤氲着,交织着,将整个村子织进一张无形而温暖的网里。这便是腊味了。

最先动起来的,总是那些手脚勤快的当家女人。她们早早地从集市割回成条的精肉,买来肥硕的青鱼,宰了自家的鸡鸭,洗净沥干,然后用粗盐辅以调味料细细地揉搓腌制。那揉搓的姿势是极专注的,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韵律,仿佛要将一年的风霜与期盼,都一同揉进这腌制的韵味中去。墙角的陶缸里,一层肉色,一层鸡鸭,码得整整齐齐,像封存起一沓沓厚实的日子。过几日,取出来,挂在屋檐下或院场中。北风便成了最慷慨的施予者,日复一日地吹,腊味颜色也从鲜红转为沉着而诱人的暗红,像被岁月与风日封存起来的琥珀,内里是浓缩了的日光与时光。阳光好的日子,那些腊制品,便油汪汪地闪着光,散发出一种诱人垂涎的带着风与阳光气息的咸香。走在巷中,你分不清那油润润的咸鲜是来自东家的屋檐,还是西家的阳台。

这与咸香相呼应的,是一种更温和更甜蜜的麦芽糖的焦香。熬麦芽糖是一门细功夫,须得有耐心。勤快的女人们早就把麦芽育好了,嫩生生的,与糯米混合,磨成青绿的汁液,在大锅里用文火慢慢地熬。火不能急,急了会焦枯。须得用烘干的糯米配以稻壳,熬成一蓬均匀的没有焰苗的红火。锅里,那浑浊的汁液咕嘟咕嘟地冒着泡,水汽袅袅地升腾,将厨房熏得潮润而甜腻。时辰一点点过去,水分渐渐被收干,那汤汁变得浓稠,颜色也由浅黄转为透亮的琥珀色,亮亮的,像一锅融化的阳光。用筷子挑起来,能扯出长长的闪亮的丝,这时,便将早已炒好的炒米放进糖稀里,搅拌均匀后取到木盆或案板上整形成型。待糖温稍降,再用刀切成方方正正的炒米糖块,一缸缸一坛坛地储存起来,足够吃到来年的春三月。

在众多腊事中,打糍粑颇有一番意思。院子里,一口大石臼,一甑新蒸的糯米,热气腾腾地端出来,倒进去。两三个精壮的汉子,各执一根长长的木杵,围臼而立。他们并不急着动手,先挽起袖管,往掌心啐一口,握住杵柄,彼此递一个眼神,“嘿——嘿!”一声吆喝,木杵齐齐落下,砸进那团温软雪白之中。那声响是沉闷而厚实的,仿佛能夯进地底。起初几下,还听得见米粒被挤压的细微声响,渐渐地,便只剩下木杵与黏糯米团纠缠拉扯的“噗噗”声。汉子们的额角沁出的汗,在冬日的寒气里蒸成白雾。看热闹的孩子围着石臼尖叫、躲闪,生怕那飞舞的木杵带起的米粒溅到自己身上。直到那团米被杵打得油光水滑,再也分不出一粒,汉子们大喝一声,用木杵将那柔韧无比的糍粑团整个儿挑将起来,置于一旁撒了米粉的案板上。待次日,那切好的糍粑,温软莹白,捧在手里,仿佛是一团触手可及的丰年。

当灶火不息,炊烟日夜在村落上空编织着香甜的网时,另一种响动也开始在傍晚的打谷场或祠堂后院里响起。那是锣鼓的声音。初时是试探性的,“咚咚咚,咚咚咚”,有些生疏,有些零落,像早春冰面最初的裂纹。渐渐地,那节奏便连贯起来,激昂起来,带着一种憋足劲的欢腾。舞龙舞狮的演练开始了。村里头人从阁楼上请下尘封的龙灯与狮子。龙是布龙,鳞片虽有些褪色,却兀自兴高采烈地晃动着。他们多数数会从四面八方归来,身上还带着工厂流水线的节奏,或是工地脚手架上的风尘。此刻,在这粗犷的锣鼓与笨拙却真诚的舞步里,那外面的世界似乎被暂时地隔绝、洗褪了。他们的手脚或许已不太记得这祖传的套路,但那鼓点一响,血脉里某种沉睡的东西便被唤醒了,自然而然地跟着扭动起来,跳跃起来。这是一种比言语更直接的归来与确认。

而真能将这归来的游子与留守的村庄在情感上瞬间缝合的,莫过于那唧唧呀呀的花鼓戏了。“听了花鼓戏的哟喂哟,害起病来不吃药!”戏台是现成的,祠堂前那带檐的木台子,或是谁家办喜事临时搭的喜棚。没有华丽的布景,一桌二椅而已。但锣鼓家伙一响,胡琴一拉,那味儿就足了。演的也无非是些老戏文:《站花墙》《十枝梅》《观音送子》。台上的角儿,都是村里熟人,唱戏算不得专业,有时还荒唐走板,扮相也简陋得可笑。可台下黑压压的人群,却看得目不转睛。老人们眯着眼,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拍子,每一句熟悉的唱词都能引他们会心的微笑,那笑容里叠着几十年的光阴。刚从外地回来的年轻人,起初或许还揣着手机,带着些微的隔阂与矜持,但台上那泼辣的调侃、直白的情感、热热闹闹的悲欢离合,像一股暖流,慢慢渗透他们。那乡音土调,此刻听来不再土气,而成了熨帖心灵的唯一腔调。戏散场时,月色清寒,人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剧情散去,空气里却仿佛还颤动着那热乎乎的笑声,将冬夜的寒气驱散了不少。

小年一过,那“忙年”的节奏便越发地紧了,也越发地有了明确的指向——家。年初外出的人们候鸟般归来,村道上的小车忽然多了起来,牌照各异,带着远方的尘土。院子里,传来更多陌生的却又血脉相连的童音。那些在视频里叫了无数遍“爸爸”“妈妈”的孩子,此刻有些怯生地被揽入怀中,不一会儿,便又熟捻地嬉闹开来。男人们开始检视房屋,爬上爬下地修补一片漏雨的瓦,或给吱呀作响的大门点上油。女人们则成群结伴地去往城区集市,进行年货最后的“查漏补缺”。那集市是人山人海的,喧嚣声几乎要掀开冬日的云层。红艳艳的春联、灯笼、中国结,是视觉的火焰;炒货干果的香、卤味熟食的香、新鲜果蔬的香,是嗅觉的盛宴。讨价还价、熟人相遇的惊呼声、孩子们的哭闹与欢笑,交织成一片丰厚的背景音乐。人们在这洪流里挤着,买着,手里的大包小包越来越沉,心里却有一种近乎奢侈的踏实与满足。

到了腊月二十八九,一切的准备都到了尾声,也到了顶峰。家家户户开始“扫扬尘”,屋里屋外,角角落落,都要彻底清扫一遍,寓意除旧布新。灰尘在斜射的阳光里飞舞,混合着水洗门窗的气味。门上的旧春联被小心地揭下,新的墨汁淋漓的春联贴了上去。鲜红的对联衬着心,格外精神。锅灶更是二十四小时不得闲了:卤菜、酥鱼、炸肉丸、蒸年糕……厨房成了温暖的堡垒,香气是它的旌旗。女人们在蒸汽缭绕中忙碌,额发被汗水沾湿,脸上却带着平静而笃定的笑意。

腊月的腊事,说到底,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盛大而细腻的“准备”。准备食物,以慰藉肠胃;准备热闹,以宣泄情感;准备仪式,以安顿心神;最终,是准备一个家,一个让漂泊有岸可依、让思念落地生根的“年”。这准备的过程,远比那个最终的节日更漫长,更扎实,更见滋味。它像一条无声的河流,在岁末的严寒里,载着所有具体而微的劳作、期盼与温情,缓慢而有力地,流向那个叫作“团圆”的港湾。只待那除夕的钟声一响,便成为一幅可以走进的热气腾腾的年画。